

# 香椿纪事

赵嫣萍

初冬，椿树在它的暖巢中，朝书房望着，笔直地光秃秃地站着。微雨中，仿佛暗含笑容。即便有风，它的枝桠也没有丝毫的响动，只是齐刷刷地朝书房望着。静默，是它冬天最好的姿态。

几年前的初春，开车去天童寺看茶，途经东吴路口时，几个人影忙碌着修理草坪。一棵小树废弃于杂草中，格外惹眼，索性将车子停于路边，下去看看个究竟。

树干细瘦光滑，顶端有褶皱般的褐色树纹。我认识，这是一棵小椿树。问及铺草皮的师傅，七嘴八舌地说：活不了的，一会儿就当垃圾装车了。于是，捡出来看了看，果不其然，树干光秃，根须了了。

说来有趣，自从有了露台，花草树木似乎成了家庭成员。撒籽种植的、宿根复出的，固然是嫡出；可碰见路边被遗弃的，也会心无二致。

回到家，找出一个闲置花盆，挖坑、培土、浇水，一番忙碌后，小椿树顷刻有了立足之地，置其于桂树下的空缺处，甚是得宜。

“初来乍到的，就安生蛰伏一段时间吧。”拍拍它的瘦脖子，像嘱咐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。

露台恰如微型空中花园。梅花、木槿、桃树，枝繁叶茂；柠檬、金橘、含笑，香气袅袅。没几天，它的身影就被遮蔽了。我也只顾欣赏新绿，赞美新芽，一时竟将其忘记了。

江南的初夏，空气中酝酿着淡淡的丁香。一场雨水过后，忽觉桂花树的枝叶间有些异样。原来，几颗椿芽儿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，娇怯妩媚的样子，像贵客临门。

惊喜之余，有些措手不及。仔细打量，当初苍白的躯干，已有元气：褐中透红，生机外露。阳光下，萌发的芽点，啄出了表皮。于是，猫下腰去，十指紧扣盆缘，“咯噔咯噔”将其拖出了树阴。小椿树“哗啦”一声曝于阳光里，美滋滋地仿佛我的临门弟子。

仲夏之夜，月轮当空。摇了蒲扇坐于露台。呵呵，它居然在西墙壁上投下了一团墨影，风吹影动，姗姗可爱。随手拿起笔墨，将叶片一笔笔随手描画。第二日，恰有小雨，砖缝间线条稀疏，笔迹淡漠。恍惚之间，亦真亦幻。

立秋了，叶子渐渐老绿，叶脉也愈加清晰，岁月流转，沧桑降临。一眨眼，叶片上滚动着秋霜的凝露，叶脉也泛出了道道殷红。站在树下，拂去残枝枯叶，培一些腐殖新土，施一些氮磷钾肥。呵呵，我就是露台上的一介耕读之人。

宁波的冬季，阴森寒冷，温差较大。小椿树像受了惊吓的孩子，骤然间葱郁全无，伞柄似的叶杆，连续脱落，直至一个绝对的光杆。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冬眠，不留丝毫余地，我甚至担心它还有没有复活的可能。

好在，时光无息地走着，说话间，江南沉闷的冬天就过去了。

春光乍泻，小花盆有些拘谨了，便在东墙根的小花池里，找了一块空地，将其搬家于此。

落地生根的小椿树，格外敏感，主干上的嫩芽，起初蜷曲褶皱，渐至叶片成形，风里吹来特有的香气时，自然想起了“采椿”的情景。

采椿，在四十年前的乡下，确是一件难以言说的大事。

姥姥院门前的洼地上，有一株高大的香椿树。据说，姥姥嫁过来时，已经在在了。因而，每到大年三十，姥姥祭完天地祭祖宗，祭完祖宗祭“树宗”。姥姥将祭品放在椿树前的青石板上，在树干上贴一副“树木兴旺”的红条幅，焚香供食，叩首作揖。

姥姥双目微眯，念念有词，隐约可听见“香椿、香椿，保佑香椿”之类的话语，袅袅青烟果然卷上了天空。椿树得了上苍护佑，春来爆发出数不清的芽尖嫩叶，密集地聚于树杈、枝头，泛着绛红色的光泽。这时的椿树，流光溢彩、风姿绰约。

初春荒芜的田野里，那是一种偶像的存在。

姥姥说：“小娃娃嘴儿甜，腿儿勤，快去告知前后邻里，明儿一早，咱采椿芽儿喽。”姥姥的声音，脆嫩水灵，笑纹里也是满满的香气。

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。我飞也似地前后奔忙，俨然一只小喇叭。我将姥姥的话鹦鹉学舌一番，前后院里的小伙伴们，呼啦一声就炸了锅，箩筐、篮子、簸箕瞬间就不够用。前院里的米仓、盼子、宝顺，后院里的毛桃、谷根、麦穗，家家都是前呼后应：小娃娃提篮在前，大人压阵于后，吆五喝六、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椿树下。

人们仰着头、吸着鼻，眯着眼、匝着舌，夸着椿树的繁盛，问候着彼此的鸡鸭猫狗，推算着老人的生日、孩子的满月……

大家说着话儿，眼神儿却不时地朝米仓家的门口瞧，姥姥也不时看看日头影儿，自言自语着：

“时候不早了，椿芽都要老了，老婶子咋还不来呢？莫非头疼脑热，喝了姜汤睡着了？”

我知道，大家都在等候米仓的老奶奶，她是采椿的主角。老奶奶似乎听见了话音，果然就拿着长长的钩镰，拧着小脚，拐过土墙，“呼哧呼哧”走来了。人群里先是一阵骚动，看着她走近了，也就渐渐安静了。

老奶奶的名字还真叫“香椿”。因为年幼，长辈的名字一直是避讳，即便姥姥，也要称呼她老婶子，娃娃们也都随米仓叫她老奶奶。闲谈时，偶尔听见“香椿”的字眼泄露，我以为说的是香椿树。就问姥姥：

“姥姥呀，你让老天保佑的‘香椿’，到底是人呀，还是树呢？”

姥姥佯装思考一阵儿，摸摸我的脑袋说：“是人，也是树。”

七十多岁的老奶奶，佝偻的腰背间似乎藏着一张弓，细碎的脚步里似乎裹着风声。黑红的圆脸，像退了青皮的老核桃，稀疏的花白头发在脑后梳着个小发髻。

她咳嗽一声，走下土阶，来到了椿树下，仰头看着树顶，凹在眼眶的眼睛就像两粒花生米。

“老婶子哟，今年你就罢了吧，要不咱找个年轻人来，这树可也是挺老的了。”姥姥恳求着，一语双关。

“采椿没有我出场子，咱还能迎来春景儿吗？几十年的老规矩不能变，我一年里不也得有个念叨撑着吗？”

老奶奶看一眼人群，又打量一眼椿树，便将长长的钩镰靠于树杈，往手心里“呸呸”两口，身子往树干上一贴，双腿当空一忽悠，两脚一蹬，“蹭蹭蹭”就上了树。接着，老奶奶的小脚扣着树干，像只猴子，交叠向上；飘在树影里的白发，丝丝乱舞；白色裹腿，一明一暗；瘦小的身躯，一缩一展。不几下，就站在了高高的树杈上。

她喘口气儿，擦擦汗；树下的乡邻们也喘口气，擦擦汗。她平静地拿起钩镰，在手里掂量几下，就将长长的镰把儿握在了手心里。

接着，老奶奶仰头挺胸，挥舞镰刀。只见光影乱颤，叶杈横飞，“刷刷刷”，椿芽像繁星、像飞鹰，斜飘着迎风而落。小娃们“呼啦”四散开去，手疾眼快，如入宝山。

“老婶子，香椿老婶子哟……”姥姥仰着头，几乎是央求了。

“万一有个头晕眼黑，你叫我们咋个是好呀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大家也都够吃了，再多可就撑着……”

“够了，可是够了，老奶奶哟……”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声附和着。年轻媳妇怀里的孩子，也都“咿咿呀呀”地舞着小手，附和着。

老奶奶似乎还不过瘾，靠着树干，居然摸出了烟袋锅。青烟在枝叶间盘桓，烟头明灭可见，河滩里传来了嘹亮的信天游。

各家升起了炊烟，空气中弥漫着椿芽的香气时，老奶奶坐在家门口，就着凉拌椿芽儿，默默喝着浑浊的米酒。

她空洞地望着河滩、远山。一口一口嚼着、抿着，无牙的嘴巴，慢慢地囫圇着，吞咽着。不用说，她又在思念她的孙子了。

她的孙子叫石柱，就是米仓的爹。十二三岁拜了师傅，学会了木匠活。可前几年到外地打家具，到今儿也没有再回来。有人说，去河南找爹娘的尸骨了；有人说，失足掉进水库里淹死了……老奶奶每年开春都出去找，到处找。米仓娘又急又怕，患了癔症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米仓和弟弟就成了见不到爹、叫不醒娘的苦孩子了……

姥姥说过，她们一家在旧社会是从河南逃荒来到村里的，老奶奶的儿子儿媳，夫妻双双在途中饿死了。她带着年幼的孙子，一路挖树根，吃树皮，不得已学会了上树采摘。榆钱、槐花、椿芽，都是救命的稻粮。来到村上时，身无一块完整的布片，小脚都走得稀烂了。

村里人眼见得可怜，将一孔废弃的磨坊收拾了，祖孙二人安了身，你一口，他一口地接济着。石柱吃着百家饭，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，顶门立户娶妻生子。老奶奶怀着希望，一年到头忙活着：夏晒豆角、蓖麻；秋储粮食、菜瓜。她饿怕了、饿惨了。她常常与姥姥拉家常：

“冰天雪地里，要有一捧草根一把树叶，儿子儿媳（米仓的爷爷奶奶）都还能活着走到这里；石柱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就看不见了……”老奶奶一次次地讲着，姥姥一次次地落泪。我常常偎在姥姥身边，听着那苍老沙哑的声音。

我十二岁离开了乡下，在父母身边读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三十七岁后定居江南。可我觉得，童年时采椿的情景，一直没有走远过，或者说，如今它又以“小椿树”的形式回来了。

我却不知道米仓现在怎么样了。算一算，他的确也是一个老人了。

初冬，过去的人影在眼前闪现时，就会想起一句话：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在季节的风里流转。每每这时，我的内心就会长久地沉默、沉痛，并长久地沉重……

